

宋元通鑒

八十一卷

宋

高宗  
孝宗



書目

特別  
U8  
3719  
24



特  
3719  
24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

辛巳一年

高宗二十一

紹興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

春正月戊辰朔日食帝在鎮

江府尋幸建康命鄭樵以所著通志進樵尋卒樵字  
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  
居夾漈山謝絕人事經旨禮樂天文地理蟲魚草木  
方書皆有論辨嘗召對敷陳古學授迪功郎禮部架

學問駁雜  
必無出處

閣御史葉好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因著通志入  
為編修求入秘書省繙閱書籍又坐言者復其事樵  
之學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  
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四川宣撫使吳玠使大將姚  
仲攻大散關不下仲又于軍妄謂軍士不用命實賞  
給之薄故功且弗成王之望時總軍賦仲之幕屬曰  
宋紱者以書抵之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  
險阻之時凡百施設莫非經久顧茲全蜀久賴撫綏  
雖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  
國愛民為念何以及此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兵

王之望甲  
甲祿祿其  
言亦難信  
而宋紱或  
未可全非

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效之功民不可  
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  
知兵民兩相為用之策聞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  
安不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  
紱為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異事異固宜改更  
不可執一自虜人去年九月六日叩關于時事出倉  
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宣撫吳公自謂可  
以兩月為期必能克敵既而虜壁愈堅相持已踰四  
月矣將帥牽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  
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相時之宜以取必勝茲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其時也聞之諸軍鬪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在何處伺候覈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旨麾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在今之勢與前既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蓋賞厚而戰士用命也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敷科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給賞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

遣二三統制便宜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日當進而退則坐以軍法進而勝捷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謂方今朝廷財用匱乏若夤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紱曰不然先生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有當更張而不更張則悠久相持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正在此舉紱之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爲可教則一覽付火之望讀之大駭乃荅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科敷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爲職事應副諸軍

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但於之望。取辦可也。至于科敷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科敷。何私於蜀。蓋以大軍十餘萬眾。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歛取於民。四川獨可加賦乎。國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制用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越。月然則解嚴未可期。

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且不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不歛於民。乃所以爲諸軍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與。而足下乃云。爾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闕錢。糧草料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畧無留阻。若是激賞。則須俟有功諸軍。旣無功狀。本所憑何支破。散關前日。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爲無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

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况聞攻關之日。歿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垛賞給爲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垛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圜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不聞先垛銀絹始能破賊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

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宜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椿辦也。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敷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果有功。豈容本所以不科敷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之科敷也。劉晏歛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勲。李晟也。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爲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規贊主帥。而反咎王人不歛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支撥過錢。

引二千八百道銀絹二千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  
賞錢之類不與焉亦不爲不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  
不可以立功有功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差  
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出納爲尤嚴。經由檢察互相  
關防。所有屢降旨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  
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  
書謂攻散關若得銀絹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椿  
在鳳州有此重賞而虜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  
魚關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  
以此爲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

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  
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舉保明具申當以聞於朝廷  
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成  
功足下當如何。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  
報國之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  
帥之賢固不妄聽然足下自不應爲此異論也。萬一  
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之望。嘗備負剡薦預有懼焉  
且宜勉思婉畫謹重話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  
主帥成功足下復何求哉。緩得書頗自慚悔仲亦大  
恐。時金主亮歿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

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有齊州歷城人辛弃疾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人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弃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遇東京以為掌書記即勸東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弃疾與之遊義端亦聚眾千餘弃疾說仲隸京義端一夕竊印奔金京怒欲殺弃疾弃疾急追獲之斬其首以歸京益壯之令奉表歸宋帝見大悅授以天平節度掌書記持節召京 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眾以高忠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二月戊戌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初允文還朝帝慰

允文璘合

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及是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 癸卯帝發建康將還臨安軍務未有所付詔以楊存中為江淮宣撫使權中書舍人劉珙不書錄黃仍論其不可命再下珙執奏如初乃寢帝瀕行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矣不從 楊存中議省江淮州縣給事中金安節言廬之合肥和

吳芾

金安節



之濡須。皆管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析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次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弃之耶。且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擇將經理。存中議遂格。丁未。劉錡卒。錡字信叔。秦州成紀人。以父功補官。歷大尉。威武節度使。至是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忼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

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其荅。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齋恨而沒。金以張浩爲尚書令。金主雍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于已者。或懼其分權。徃徃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爲心。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爲秦始皇。事遂寢。閏月。附欽宗主于太廟。癸未。金人犯虢州。吳璘遣將楊從儀等攻之。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鷄。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

楊從儀

鎮戎軍遂復大散關辛卯楊椿罷 辛弃疾至山東  
值耿京將張安國已殺京以降金弃疾還至海州與  
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  
李寶統制王世隆忠義人馬全福等逕趨金營即帳  
中縛安國獻于臨安斬之詔授弃疾江淮判官弃疾  
時年二十三 吳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陝華  
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仲  
舍鞏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  
節制軍馬挺與敵戰于瓦亭大敗之擒其千戶耶律  
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趨德順璘自

李師顏

吳挺

嚴忠

將徃督師先僻于險且治夾河戰地璘至城下守堦  
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斬  
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  
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  
呼其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  
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  
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之璘又遣嚴忠取環  
州遂還河池時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  
軍 夏四月戊寅以汪澈參知政事 戊子金高忠  
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

張闡

洪邁父子  
使命

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待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闕。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北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闔門見圖書。

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辛亥。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魏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闔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

郭蔚

張子蓋

寶以聞 五月辛亥鎮江都統張子蓋率兵救海州  
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  
騎擊之統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歿子蓋曰事急矣奮  
臂大呼馳入陣魏勝等繼之殊歿戰賊大敗擁溺石  
湫河死者半圍遂解子蓋俊之姪也 金追廢亮為

張汜死戰

立皇太子

海陵煬王蕭玉敬嗣暉許霖等輔亮為虐皆放歸田  
里特末哥及其妻高氏伏誅 甲子立建王瑋為皇  
太子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  
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  
史浩聞之入言于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

金蕭琦

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  
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  
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  
更名昉 六月庚午以李顯忠主管侍衛軍馬司成  
閔主管殿前司吳拱主管侍衛步軍司罷三招討司  
以金人議和也初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內應  
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  
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  
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 詔集議子儼  
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十一  
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謚安僖母張氏  
爲王夫人 乙亥朱倬罷是日帝降手札皇太子可  
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  
宮太子固讓不許 丙子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面  
諭之太子又推遜不受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宮帝勉  
諭再三乃止于是百官拜禪詔畢宰相率百僚固請  
太子遂即帝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步出祥  
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  
令左右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

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  
李綱外任宋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  
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于汪黃終制于秦檜偷安  
忍耻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丁丑帝朝太上皇于德壽宮戊寅大赦其文有曰凡  
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  
之 庚辰詔五日一朝德壽宮 以龍大淵爲樞密  
副都承旨曾覲幹辦皇城司二人帝潛邸知客也  
甲申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監南岳廟朱熹上封  
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

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

監可待宰  
執臺諫則  
虐民無已

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

乙未晦金人屠原州

秋七月癸卯帝手書召張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

浚浩隙  
浩不終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十三  
山東命諸將出師掎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  
潜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  
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  
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  
成功。戊申追復岳飛元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  
八月己巳以史浩參知政事丁亥班寬恤事十八  
條戊子追復李光官趙鼎范冲並還恩數庚寅以生  
日為會慶節。九月丁酉史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  
可過寶鷄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  
敵必襲之朝廷遂欲弃三路虞允文上言恢復莫先

罷允文尋  
報

金謀衍  
贊散  
忠義  
紇石烈  
志寧

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  
旦弃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  
不慮。于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  
入對言今日有入可戰且以芻畫地陳弃地利害帝  
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故遼人移刺窩  
斡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往討者多為所敗。金主  
遣右副元帥謀衍討之。遇于長灤窩斡大敗率眾西  
走謀衍復追敗于霽霖河窩斡去攻懿州金師又無  
功僕散忠義自請行乃以為右副元帥代謀衍忠義  
及紇石烈志寧追之至梟嶺西陷泉大敗之窩斡以

數騎僅免收合散卒萬餘入奚部其黨多降窩幹自知勢窮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右都監完顏思敬送中都斬之其黨悉平惟札八不服每為邊患金人苦之冬十月己巳葉義問罷戊子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為都元帥紇石烈志寧副之時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介屯要害十二月乙丑詔宰相復兼樞密使丙寅詔吳璘班師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

諫并三路  
遂使大將  
班師秦檜  
復生思退  
未退也

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蒲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弃三路遂詔璘班師胡憲卒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慤不妄笑語長從從父胡安國學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折彥質范冲朱震劉子羽呂祉呂本中共以其行義聞于朝上



出處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特召之。憲辭母老及產質入西府。又言于上。趣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廸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出。太守魏在入里致詔。且為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諸生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岳廟以歸。久之起為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時帥張宗元。擢鹽急私販者。銖兩亦重坐。憲告以為政大體。宗元不悅。憲復請祠而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秘書正字。既至。次當奏事。而病不

程元  
龔何

劉子翬

馮方

查籛

李浩

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臣歿不恨。時兩人皆為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屬其子熹。受學於憲。與勉之。子翬。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為父。方憲之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籛、李浩相繼論事。太學士為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憲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僅半年。不究其底蘊云。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德壽在北內頗屬意玩好上極盡先意承志之道時訪求珍異以供娛悅會將舉慶典有北賈攜通天犀帶因左璫以進于內帶十三銖銖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為元日壽卮之侑賈索十萬緡既成矣傍有璫見之從賈求金不得則擿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卻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璫之巧中類如此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

宋元通鑑卷八十一

明賜進士前忠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一 癸未一年

孝宗一

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 春正月壬辰朔帝朝德壽宮自是

黃中復

歲如之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事下禮曹黃中復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春秋賊未討不書葬以明臣子之責况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遂寢置武舉十科以胡銓為祕書少監銓論史官失職者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以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為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詔從之。庚子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為江淮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濡以為吳璘聲援。

張栻

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丁巳吳璘奉班師之詔。察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柰何還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當時諸帥皆賢者。故斤斤慮及此。

孝宗力志  
恢復何在  
只為政府  
失人

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  
 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于是秦  
 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  
 二月壬戌朔用史浩策以布衣李信甫為兵部員外  
 郎齋蠟書間道往中原無奇招豪傑之據有州郡者許以  
 封王世襲 巳卯賑兩淮流民及山東歸正忠義軍  
 癸未黃祖舜罷 庚寅逐秦檜黨人仍禁輒至行  
 在 三月壬辰朔金帥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海泗  
 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眾屯河南聲  
 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

言  
辛次膺直

廬備之至是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  
 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  
 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 癸巳以  
 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為右  
 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  
 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  
 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奸  
 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避之渡江以後直言  
 之臣稱次膺為首 張燾罷庚子以龍大淵知閣門  
 事曾覲同知閣門事未幾並罷 是月詔求遺逸濠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田劉蘊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毋使徒老耒粗間陳康伯張燾辛次膺咸是之史浩獨不可曰是必奸人來爲虜間國家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藉手反國耳康伯等襍然謂逆詐浩命吏召之曰俟其來當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乃至浩迎謂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爲可斬子得萬烏合何能爲蘊古素謂在朝諸臣皆可欺意得甚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曰吾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不來必不爲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挾去爲一拍事

浩此一事  
稍可

幸成猶不可知耳浩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眷屬今在何所時蘊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愒不得對比茶甌至戰悚不復能執幾墮地遂退廟議猶不然然迄得不遣既踰月張浚奏改通判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遣家訊則皆刺朝廷機事也乃伏誅浩雖多誤國于此亦有先識初吳山有伍員祠瞰闌闌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爲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謁祠妄謂有心諾以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驚

誅奸細

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夫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己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其言。夏四月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浚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致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

恐為浩所沮然非休矣何不先去之而後出師

倖復辯論于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侍御史王十朋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之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耻而雪之。漢宣帝臣單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為孝則一。

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陛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 壬申賜禮部進士五百三十八人及第出身是科得呂祖謙 五月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于宿州乙巳史浩罷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為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

呂祖謙

十朋再疏

復望中原因力乞罷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為出浩知紹興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為屬吏姦賊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姦邪觀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 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

十朋三疏

靈壁之捷

顯忠宏淵不協

人于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太周仁皆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于顯忠。丙午，李顯忠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眾，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

宿州之捷

宏淵使之也

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丁未，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時符離之捷，日聞次膺手疏千餘言，乞加持重。辛亥，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賀天申節，自是歲如之。癸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李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



宏淵宜誅

敵弓射却之。宏淵顧眾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之下，且猶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為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尸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倚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

符離大潰

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寅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乙卯下詔親征。六月庚申朔日食。癸亥，汪澈罷。張浚乞致仕，且請通好于金。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

有君無臣  
可歎

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

請戊辰召虞允文以周葵參知政事癸酉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湯思退劾張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邵宏淵降官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蠱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讐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刃爲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旣待罪

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寬宥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

出十朋

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十朋力辭出知饒州 戊寅辛次膺罷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

罷次膺

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

亦知臣嘗疏其奸乞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

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

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

有誤國家爾 已卯貶李顯忠筠州安置 甲申右

王大寶

諫議大夫王大寶論移蹕 秋七月庚寅朔以虞允

文為湖北京西制置使癸巳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

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再貶李顯忠潭州安置 丙

申太白晝見經天 乙巳以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

失胡銓上書數千言謂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

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其蘇不

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

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

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

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

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

不罷宏淵  
再貶顯忠  
有此舉動  
否

揚州遂為  
死地國勢  
如此

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  
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  
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八  
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用  
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  
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  
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  
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入帝悟即復  
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 戊  
寅金紇石烈志寧復以書貽三省密院求海泗唐郡

康伯無識

四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  
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  
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  
蔡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  
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  
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款我  
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內戊遣  
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  
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  
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

張闡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十一  
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  
委信不聽張栻入見帝引見德壽宮上皇問曾見仲  
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使議和否  
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皇曰何如  
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  
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  
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  
上皇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歿之後  
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皇  
曰自亮歿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

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  
事著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  
皇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  
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  
收下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  
時而動可也上皇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  
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帝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  
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畧盡財屈兵弱  
未可展布亦以德壽之志主于安靜不忍違也冬  
十月戊午朔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

曰四州地及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 丙子

夏皇后

立賢妃夏氏為皇后帝初納郭直卿之女為妃生鄧

王愔慶王愷恭王惇邵王恪而薨袁州宜春人夏協

有女奇之以資納于宮中為吳太后閣中侍御郭妃

薨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為后協既納女資置居

賢戚

貧乃歸客表之僧舍號夏翁而歿后訪得其弟執中

夏執中

補閣門祇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

貴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為動他日后親為言執中以

宋弘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而學作大字頗

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

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辛巳召朱熹至

入對垂拱殿其畧曰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

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

易觀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

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

下平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

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

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

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

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三  
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  
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  
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止上爲之動容次論今  
之論國計者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非相攻  
可否相奪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折衷  
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騫于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  
讐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  
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于  
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  
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

天理之自然非人慾之私忿也三論先王制御夷狄  
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  
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開納諫諍  
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庶  
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  
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覲龍  
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  
剴切焉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十一月戊辰  
除朱熹爲武學博士尋與洪适論不合而歸己丑  
盧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

陳良翰

當稟命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  
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  
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  
大悔 庚子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  
大淵副之許割弃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爲都  
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  
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  
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  
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旣固然後隨幾制變  
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

快

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  
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  
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爲有名今議  
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  
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 丙午張栻奏盧仲賢  
辱國無狀擅許四州下大理寺奪三官 癸丑以胡  
昉楊由義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  
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  
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等先往諭金  
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



罷和議矣。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廷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胡銓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棗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

康伯更澆  
判

閻安中

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悞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旣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三十一

孝宗

陳亮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 時與  
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婺州人陳亮以爲  
不可亮發解至京師因上中興論曰臣竊惟海內塗  
炭四十餘載矣赤子罄罄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  
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  
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  
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况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  
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  
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  
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蚤爲之圖縱

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  
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  
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  
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  
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旣得而復失  
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義徂于其習而  
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  
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  
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  
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

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

申將在外  
君命有所  
不受之令  
邊事一日  
未息不許  
一日罷兵  
諸將與之  
終始朝廷  
必不下詔  
班師此要  
言也何不  
及乎

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則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則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則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

通鑑卷八十一  
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

人皆知有  
江淮知守  
江不如守  
淮公獨創  
齊秦荆襄  
之論似意  
眼界豁然

秦則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柰虜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搗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于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為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一切

通鑑卷八十一  
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効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在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帥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屯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襍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

一精間諜。明斥埃。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持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由海道以搗其脊。彼方知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堪其脅。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後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

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畧曰。中興論唯陛下裁之不報。亮退居永康。力學著書。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于西湖也。初亮才氣超邁。郡守周葵以國士奇之。授以中庸大學曰。

讀此可精性命之說亮遂受而盡心焉 十二月陳  
 康伯罷丁丑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  
 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除胡銓為宗  
 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  
 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為節度使銓言受降  
 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施踵而皆失梁武時  
 侯景以河南來奔卒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  
 來降卒為中國患今金三大將內附優其部曲以繫  
 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為內  
 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於湖廣以絕後患

古今名言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二 甲申一年

孝宗二

隆興二年 金大定四年 春正月丙午金帥僕散忠義復以

胡昉

書來 二月乙酉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

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

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僕散忠義以書

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辜即遣還邊事令元帥



通鑑卷八十二  
府從宜措畫 三月丙戌朔詔張浚視師江淮金軍  
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  
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  
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  
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  
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  
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  
決國是爲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  
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  
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

以敏

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  
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  
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  
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  
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  
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  
益懼吏部郎龔茂良言于浚曰本朝禦敵景德之勝  
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  
爲靖康之疑浚深然之 丁亥貶盧仲賢械送郴州  
編管 夏四月丁丑罷張浚判福州湯思退諷右正

用蕭琦

龔茂良

思退計  
張浚

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  
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  
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  
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  
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  
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  
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  
當使去國皆坐罷 五月壬辰詔曰朕惟祖宗選用  
將帥以崇武節外建方鎮內列環尹品式備具近來  
環衛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材而均任也可應舊制應

陳良翰

周操

以才畧聞堪任將帥及久勤軍事暫歸休逸之人並  
爲環衛官更不換授並令兼領 六月甲寅朝日食  
壬申命虞允文弃唐鄧允文不奉詔 秋七月乙酉  
召虞允文還以韓仲通爲湖北京西制置使 丁亥  
洪遵罷 己巳命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  
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  
折水匱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 八月  
甲寅朔帝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胡  
銓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  
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三  
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儉懦曰：苟安曰：附會儉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覲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

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旣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

素端正人  
是激中國  
之變上兵  
伐謀至宋  
無一人能  
伐虜謀者

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  
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  
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  
族數百幾為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  
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  
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  
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  
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  
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  
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

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  
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  
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  
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  
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媢書  
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  
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  
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  
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  
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

能作痛快  
之言不詘  
效精密之  
算宋謀也  
能聞外有  
殊勛不能  
使朝廷不  
中制宋師  
武臣也証  
薰蒸共而  
不臭水火  
沸而不知  
宋人主之  
用人也

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啣璧。啣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濟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

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啣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庚辰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辛巳張浚卒。初浚既去朝廷。遂決弃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奸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

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  
恐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  
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  
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  
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  
數日而卒。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謚忠獻。浚  
字德遠。綿竹人。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  
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  
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異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  
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

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故終身不主  
和議。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  
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  
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  
及亮也。壬午。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  
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  
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  
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  
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  
加兵。帝善之。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

水利

鄭作肅

許尹

姚憲

劉唐楷

如金師持周葵書致于僕散忠義及紇石烈志寧  
 詔江浙水利久不講修勢家園田堙塞流水諸州守  
 臣按視以聞於是知湖州鄭作肅知宣州許尹知秀  
 州姚憲知常州劉唐楷並乞開園田濬港瀆詔湖州  
 委朱夏卿秀州委曾惛平江府委陳彌作常州江陰  
 軍委葉謙亨宣州太平州委沈樞措置 金以完顏  
 守道為尚書左丞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  
 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  
 宰相之任誰不能之。江浙大水詔陳闕失監察御  
 史龔茂良上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

謚

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儉腐竊弄外則  
 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  
 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為此輩臣願先  
 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內侍梁琦  
 曾覲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尋遷右正言會梁  
 珂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曰中興賢相如趙鼎勲  
 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謚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  
 之心今施於珂為可惜竟復其謚 九月辛丑以王  
 之望參知政事 時久雨出內庫白金四十萬賑貧  
 民龔茂良上言曰今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

婦設此獄  
獄亦當空  
言不弃地  
者有幾人  
哉

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怒而未釋。曾覲龍大淵害政甚于梁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人非它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虛杞奸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為奸邪也。今大淵觀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癸卯。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初。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弃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為同都督。錢端禮、吳芾並為都督府

余不受國書

參贊軍事。冬十月甲寅。魏杞至。盱眙金帥以國書未如式弗受。丁卯。賀允中罷。庚午。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於治。辛巳。金兵復渡淮。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

便殿入對



借國書不  
如式為名

劉寶不終

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  
至是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  
制劉寶弃城遁時知楚州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  
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  
覘知之帥忠義士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  
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  
十一月乙酉金兵軼境魏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  
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軍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  
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歿此得脫者歸報  
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

劉寶殺魏  
勝

張觀

劉夙

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滁州都統制王彥棄  
昭關走 庚寅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  
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  
為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辛卯湯  
思退罷尋以尹穡晁公武論其主和誤國落觀文殿  
大學士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  
湯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奸邪誤國鉤致敵人之罪乞  
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  
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  
卿黃中龔茂良張栻劉夙查齋以濟大計思退行至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思遠與張浚同相浚以雪耻復  
讐爲志思遠每借保境息民爲言始終不合 戊戌  
復以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  
金兵犯淮人情驚駭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乃自  
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謙掖  
以見減拜賜坐 庚子遣兵部侍郎胡銓右諫議大  
夫尹穡分詣兩浙措置海道贈魏勝寧國軍節度使  
謚忠壯 辛丑以錢端禮僉書樞密院事壬寅以虞  
允文同僉書樞密院事癸卯遣王之望勞師江上乙  
巳以錢端禮權參知政事閏月甲寅陳康伯入見詔

間日一朝許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署  
丙辰周葵罷 王抃見金二帥得報書以歸 壬戌  
詔罷胡銓尹穡丙寅召韓仲通以沈介爲湖北京西  
制置使 乙亥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  
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  
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  
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  
王抃旣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罷 丙  
子王抃使金持陳康伯報書以行 十二月辛卯以  
王剛中僉書樞密院事剛中在蜀時吳璘姚仲王彥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皆以大將建節雄於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  
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  
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  
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 丙申詔曰比  
遣王抃遠抵穎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做大  
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  
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  
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  
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裁丁壯有係累之苦宜  
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

欲人不知  
莫若勿爲

道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遺此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  
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是春湖南郴州宜章縣盜李金焚掠州縣討平之  
金以女真字譯經史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三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三 起乙酉至巳丑凡五年

孝宗三

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 春正月辛亥朔合祀天地于圜丘

大赦改元先是洪适為太常奏聖上踐阼務崇乾德郊丘講禮專以誠意交於神明竊謂古今不相沿樂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國鮮習其藝而聽之則倦且寐獨以古樂嘗用之郊廟爾昔者等工鼓負不應經

法孔光何武嘗奏罷於漢代前史是之今樂工為數甚夥其鹵簿六引前後鼓吹有司已奏明詔三分減一惟是肄習尚踰三月之淹夫驅游手之人擬金擊石安能盡中音律使鳳儀而獸舞而日給虛費總為緡錢鉅萬若從裁酌用一月教習自可應聲合節不至闕事於是詔郊祀樂工令肄習一月太常寺復言郊祀合用節奏樂工舞工其分請社稷及別廟並番輪應奉更不添置辛酉召楊存中還罷都督府以存中為寧遠昭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 庚午詔館職更迭補外 召提舉太平興

本有有氣  
節而立朋  
党者

國宮陳俊卿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且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少有過差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上然之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二月丁未陳康伯卒康伯字長卿弋陽人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不起三月甲寅太白晝見 庚申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 癸亥黃祖舜卒祖舜福清人舉進士歷官同知樞密院事裁抑冒濫嘗進論語講義詞理明粹亦有足稱謚莊定 魏杞還自金初

黃祖舜

魏杞

使命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  
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  
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  
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  
禮而還帝慰藉甚厚 是春湖南盜起入廣東焚掠  
州縣官軍討平之 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  
等入見乙巳吳璘入見 五月壬申吳璘判興元府  
丙子宜章縣盜李金等復作亂朝廷憂之以劉琪  
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  
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

楊欽

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琪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  
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琪知  
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  
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彥  
黃琪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尚衆琪諭欽等却兵  
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第上諸將功狀  
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  
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旣誅羣盜而功  
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  
意 朱熹請祠差監南嶽廟 六月癸未王剛中卒

剛中字時亨樂平人自進士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  
唯讀書著文爲樂 丙戌以洪适僉書樞密院事适  
拜僉書帝謂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可與洪适共議  
自是東西府如同班奏事 秋八月乙酉立鄧王愔  
爲皇太子大赦愔帝長子也 丁亥虞允文罷己丑  
以洪适叅知政事葉顥僉書樞密院事 癸巳錢端  
禮罷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闕之甚急太子愔夫  
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  
任執政坐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  
皆被斥端禮遣人密告陳俊卿言已即相當引其政

皇太子愔

唐堯封

俊卿斥之翌日進讀寶訓因言本朝家法戚屬不預  
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謹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  
俊卿知建寧及太子立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 戊  
戌吏部侍郎章服以論虞允文阿附罷 九月甲戌  
以汪澈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壬辰上御大慶殿冊  
皇太子 乙巳淮北紅巾賊踰淮劫掠知楚州胡明  
擊殺其首蕭榮 十一月辛亥招収兩淮流散忠義  
人 十二月戊寅以洪适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兼樞密使汪澈爲樞密使葉顥叅知政事兼同知樞  
密院事近習武臣梁俊彥請稅江淮沙田蘆塲以助

出俊卿

胡明

軍餉帝以問顓顓對曰蘆塲臣未之詳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其田未可以為常也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帝大悟即詔罷之顓退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以塞責俊彥惶恐免寇謝始釋之時謂顓此舉有申屠嘉辱鄧通韓琦竄任守忠之遺意云

二年金大定六年春正月辛酉省六合戍兵以所墾田給還復業之民戶部侍郎曾懷言江西路營田四千餘

業顯風方

頃已佃一千九百餘頃租錢五萬五百餘貫若出賣可得六萬五千餘貫及兩浙轉運司所括已佃九十餘萬畝合而言之為數浩瀚今欲遵元詔見佃願買者減價二分詔曾懷等提領出賣其錢輸左藏南庫別貯之 二月丁丑罷盱眙屯田賑兩浙江東飢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為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 三月辛未洪适罷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



開圍田

迺引咎乞罷帝從之癸酉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

乙未汪澈罷澈在政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有十八

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耳其自奉

清約賤貴弗渝五月庚戌葉顥罷以魏杞參知政

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僉書樞密院事癸

丑太白晝見經天禁浙西修築圍田罷修建康行宮

六月甲戌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戊寅詔制科權

孫大雅

罷注疏出題守臣監司亦許解送知秀州孫大雅

水利

代還言州有柘湖澱山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

婁詵

於江東南可達於海。芻海農家作壩以却鹹潮。雖利

及一方。而水患實害鄰郡。設疏導之。則又害及芻海

之田。若於諸港浦置扉啓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

獲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錢。丁戶出力。於農隙

修治之。于是以兩浙轉運副使婁詵與守臣視之。詵

尋與秀州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詔秀州華

亭縣張涇歸并澱山東北通陂塘港淺處。俟今年十

一月興修常州江陰軍蔡涇歸及申港。明年春興修

利港。俟休役一年興修平江府姑緩之。秋七月己

酉調泉州左翼軍屯許浦鎮。甲寅以鎮江都統制戚

方為武當軍節度使 八月丙戌林安宅罷初安宅

為御史請兩淮行鐵錢葉顥力言不可安宅忿然既

入樞府乃劾顥子受宣州富人錢百萬御史王伯庠

亦論之顥乞辯明及顥罷參樞上下其事于臨安府

命尹王炎親鞫置對無跡帝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

並免官仍貶安宅筠州安置召顥赴闕帝勞之曰卿

之清德自是愈光矣 九月甲辰上元知縣李允升

犯賊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貲建康守臣王佐

坐縱允升貶建昌軍居住其薦舉及失按者並奪官

冬十月己卯蠲諸路酒坊逋賦 十一月以陳俊

王炎

聖斷

力取守臣  
若主其是

卿為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又將游獵白石後

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

為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 楊存中卒

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今名代州崞縣人

史稱其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遇大小二百餘

戰身被五十餘創未嘗大敗蓋亦帥臣之傑然者也

但其時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營居鳳山十年而

就以此推之則其憂時體國之意未必深切張絢王

十朋陳俊卿相繼論列殆不為無謂矣 十二月己

卯以葉顥知樞密院事甲申以葉顥魏杞為尚書左

陳之茂

芮晔

林光朝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顯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晔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上嘉納之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其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不用顯曰誠如聖訓但今日在朝雖未見有其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上問為誰顯以龍大淵對以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多出其門俊卿與大淵等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等納謁亦謝不接庚寅詔置制國用司以宰

相領之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帝相兼領三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三年

金大定七年

春正月甲辰詔戒大理官曰獄重事也

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白於宰執探取旨意以為輕重甚無謂也自今其祇乃心敬於刑惟當為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寘於罰罔攸赦二月癸酉出龍大淵為江東總管曾覲為淮西總管甲戌大淵改浙東覲改福建覲怙寵擅

權周必大金安節等嘗極論之多坐斥至是中書舍人洪邁言於陳俊卿曰大淵覲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俊卿以邁言質於帝帝怒遂出二人于外。辛巳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丙申帝從大上皇太上皇后幸玉津園。戊戌直秘閣石敦義犯賊刺面配柳州籍其家。三月甲辰帝從太上皇太上皇后幸聚景園壬戌伯母秀王夫人張氏卒。夏四月癸酉帝爲秀王夫人成服於後苑。戊寅以吳璘知興元府充四月宣撫使。五月甲寅吳璘卒璘字唐卿玠弟也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玠守蜀二十

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仍議謚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卒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甲戌以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時吳璘卒議擇代上諭允文曰吳璘旣卒汪應辰恐不習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資政殿學士宣撫四川。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俘在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預。戊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寅以虞允文仍知樞密院事尋又充四川宣撫使帝親書九事戒之。辛卯皇后夏氏崩謚曰安恭。秋七月乙巳太子愔卒謚曰莊文。閏月癸酉權攢安恭皇后于修吉寺。丁亥戚方落節鉞信州居住。八月丁酉內侍陳瑜李宗回坐交結戚方受賂瑜決杖黥面配循州宗回除名筠州編管方潭州安置籍所盜庫金犒軍。朱熹如長沙訪張栻道經昭武謁黃中中端莊靜重德容粹然熹自以龕厲猛起之心恐不足以當其溫厚和平之氣先以書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既乃見栻偕登衡岳而還栻贈之詩有超

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之句熹亦有管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之答乃知其徃復而深相契者蓋有在也。九月戊子太白晝見。冬十月戊戌修真州城庚子定內外薦舉改官人歲額。十一月丙寅合祀天地于園丘戊辰雷癸酉葉顥以帝親郊而雷引漢故事上印綬罷相提舉太平興國宮魏杞亦罷顥至家不疾而卒顥字子昂興化仙遊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己丑除朱熹樞密院編修辭不至。以陳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冶

梁克家

莫濟

工即禁中鍛之後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爲有識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外補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劾奏洪邁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 以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奔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

以爲漢高帝所以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 丁丑以雷發非時詔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闕失 十二月丙申增修六合城金山蒲察通爲肇州防禦使時通爲殿前右衛將軍金主惡其人出之于外臨發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

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為避忌也

四年

金大定八年

春正月戊辰籍荆南義勇民兵增給衣

甲遇農隙日番教

以辛弃疾通判建康府

壬午

奪秦墳秦堪郊恩蔭補

二月己亥以蔣芾為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詔芾常朝贊拜不名芾辭許之

乙巳以王炎僉書樞密院事癸丑五星皆見

三月庚午以晁公武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己丑

四方霧下若塵

夏四月甲寅蔣芾等上欽宗帝紀

實錄丙辰禮部員外郎李燾上所著續通鑑長編自

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卷

江東路營田令見佃者減

價承買

崇安縣飢值浦城盜發崇安人情大震朱

燾請于府貸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賴以生及

冬有年民願償粟于官知府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

籍于官社倉之法始此

五月丙戌行乾道新曆帝

以近世曆學失傳士大夫無習之者新曆比舊特彼

善于此乃不別製名只以乾道命名

六月辛卯朔

太白晝見經天辛丑五星皆見

丁巳召興化軍布

救荒

王淮

曆

林象

魏揆之

衣林象赴行在戊午右僕射蔣芾以母喪去位 秋  
 七月壬戌以劉琪兼參知政事 召建寧府處士魏  
 揆之赴行在揆之師胡憲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  
 被召辭謝不獲以布衣入見帝曰治道以何為要揆  
 面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為要因極陳當世之務勸  
 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本上嘉納之  
 賜揆之同進士出身除太學錄時將釋奠孔子揆之  
 請黜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  
 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其次猶當使之通習  
 世務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何裨實用其諸政事有

既不用其言何必召其人

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  
 者無不抗章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為台州教  
 授 秋八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  
 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劉琪乞罷  
 琪忤帝意既而琪以擅興工役降三官放罷 庚戌  
 劉琪以繼母憂去陳俊卿言琪正直有才願留之不  
 聽辛亥陳俊卿請罷政不許 住賣諸路未賣營田  
 轉運司收租 九月庚申立內外將佐升差審察法  
 庚午限品官子孫名田 冬十月乙未臣寮言天下  
 之事必歷而後知試而後見為縣令者必為丞簿為



郡守者必為通判。為監司者必為郡守。皆有等差。自今職事官必任滿方許求外。未歷親民任使。即未得擬州郡。且授通判。詔從之。庚子。起復蔣芾為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為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終喪許之時。有密旨欲令歲大舉。芾奏天時人事未至。帝不悅。甲辰。大閱于茅灘。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十一月乙亥。詔峽州布衣郭雍赴行在。十二月甲辰。減兩浙東西路明年夏稅和市之半。以彭州守臣梁介修復三縣一十餘堰。灌

郭雍

永介

水利

溉之利及於鄰邦。詔介直秘閣。西遼權國事普速完與朶魯不第朴古只沙里通出朶魯不為東平王。而殺之。朶魯不之父斡里刺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迎夷列次于直魯古立之。改元天禧五年。金大定九年春正月甲戌。措置兩淮屯田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調兵。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之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

黃裳  
陸九齡  
楊簡  
彭龜年

通鑑卷之三十一  
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指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眾論所持中止。二月壬寅。以梁克家僉書樞密院事。能制國用。司甲辰。以王炎參知政事。三月乙亥。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炎代之。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丙子。賜禮部進士三百九十二人。是科得陸九齡。楊簡。沈煥。彭龜年。黃裳。壬子。賜郭雍。號冲晦處士。夏四月壬辰。以梁

克家兼參知政事。辛亥。賑恤衢婺饒信四州流民。五月己巳。帝以射弩弦斷。傷目不視朝。六月戊戌。始視朝。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彰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于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懼于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于百步之間哉。己酉。以虞允文為樞密使。秋七月。以曾覲為浙東總管。先是。龍大淵。歿。覲在福建。帝憐欲召之。劉珙奏曰。此曹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總朝綱也。帝納珙言。命遂寢。既而覲垂滿。陳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覲入。見詔進覲。一官爲觀察使。俊卿及虞允文諫不可。竟申浙東之命。覲怏怏而去。八月甲申朔日。食。己丑。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廉退。抑奔兢。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

士 九月辛酉。詔淮東諸州農隙。教閱民。丁壬申。命許子中措置淮西山水砦。招集歸正忠義人耕墾官田。冬十月戊子。賑溫台二州被水貧民。己亥。命饒信二州歲各留上供米三萬石。以備賑糶。十一月癸丑朔。復置淮東萬弩手名神勁軍。丙寅。爲岳飛立廟于鄂州。辛未。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各舉京朝官以上才堪監司郡守者三人。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三

通鑑子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a grid on the left page]

[Empty grid on the right page]

